

回首

时光里的小白鞋

□王诗炳

有一款鞋,因为鞋面呈现的以白色居多,从前的我们习惯唤作“小白鞋”。

小白鞋款式简约纤巧,穿着轻便。大都是乳白色橡胶鞋底,厚帆布米白色鞋面,没有多彩的颜色和花纹。因为价格低廉,在那个布鞋普遍的年代里,深受农村老老少少的青睐。年少的我,穿着小白鞋用双脚丈量故乡的每一寸土地。于我而言,它就像一个青春符号,早已珍藏在我的回忆里。

身处乡下,没什么讲究。那些年的夏天几乎都是赤脚或者穿凉鞋上学,只有天气冰冷刺骨的时候才会想起穿鞋。那天,正值秋冬时节,一出门,嘴上就能呵出热气,母亲捧着一双崭新的白鞋递给我。接过鞋子,我用大拇指揪揪鞋底,而后拍拍脚上的泥灰,伸进去试一下正合适,不由得心里乐滋滋的。穿上小白鞋上学,不怕石子硌脚了,也不怕天冷冻脚了。山村的路大多是坑洼不平的土路,鞋子穿不了个把月就会露出脚趾头。因此为了减缓磨损速度,穿着小白鞋走在路上,我不敢多跑跳。遇上下雨天,路上满是泥泞,我怕鞋子弄湿,就脱下鞋放进书包里,打着赤脚到学校,待来到教室门前再穿上。

小白鞋虽然结实耐用,但也经不住经常穿和洗。那时候鞋架上只有一新一旧两双白鞋替换,往往是变成灰黑色才洗一下,洗完还得拿一张纸巾盖在上面,听说是有增白速干的功效。穿久了小白鞋布面泛黄、脱胶,抑或是破洞露出脚指头,一直穿到实在无法再穿了才舍得扔掉。此后的几年里,小白鞋始终伴随着我,多少泥泞坎坷,在脚下默默承受,与我同甘共苦。

印象最深的是上初中时,有一次学校举办田径运动会,我报名参加跑步比赛。开赛前一天,望着同学们都穿着运动鞋,想起彼时的家境,我内心五味杂陈。回到家,我翻找出一双旧白鞋,端来一盆清水,卖力地清洗附在鞋面的灰尘和污垢。母亲见状,一脸诧异,我支支吾吾地对母亲说:“明天要参加运动会,再买一双运动鞋挺贵的,又不常穿,我就穿这



(CFP图)

双白鞋去参加。”听完,母亲默不作声。但想着明天的比赛,想着那双还湿漉漉的白鞋,我内心又现重重忧虑。半夜起床我想看看鞋子干了没,发现厨房里有声响,进去一瞧,只见母亲佝偻着身躯拿着那双白鞋在煤炉口烘烤。莹莹的火光映在母亲脸上,额头沁满了大大小小的汗珠,她转身望着我说:“睡去吧!明天能穿的。”望着眼前的一幕,我心里一热,泪水湿了我的眼眶。

那一次我穿着小白鞋参赛,有没有获奖我早已忘却。只记得,那时脚下尘土飞扬,我健步如飞,奋力奔跑。而今,走上三尺讲台,每每看到校园里的少年穿着白鞋,油然而生一种亲切感,想起那天阳光下我穿着白鞋奔跑。那一幕常激励我不忘初心,以火热的心奔向美好的未来。

时光倥偬,步履含情。随着时代的发展,脚上穿的白鞋已经由帆布鞋变成各式各样的鞋,多年来我也没再穿过小白鞋。尽管如此,小白鞋已深深刻入我的记忆里,清晰如昨,偶尔在哪里遇到,总有几分情愫涌上心头,叫我想起远去的那一段少年时光。

食事

葡萄

□黄景波

水果堪当沟通自然与人类的信使,应季上市,甘甜清冽仿佛表露着天玄地黄隐藏的不可思议,尝于舌尖润入肺腑,悠然间便让人感悟到时间走过的滋味。

金风乍起,我发现街角的店铺开始售卖葡萄了。葡萄的品种有紫绿之分,我喜欢的是紫葡萄。那一整串饱满的紫色围结在绿梗之间,各自鲜活。这种葡萄的颜色是深沉而活跃的,果皮虽然沾染灰质,但瑕不掩瑜,灵动的色泽易让人想起光润的玉石。果实实实在在地吞吐过造化的气息,是蕴藏生命的开始,其味甘甜,谁能想到在风雨和泥土的怀抱之中产生了味蕾的浪漫?大自然哺育的水果仿佛就是平淡生活中的惊喜了,它有别于粮食那样厚重,而是点缀般的滋养——在未解口舌乏味之前,早已经自泛起嗅觉的清香。

紫葡萄之所以能够引发独特的喜爱,其实也是有与其相关的故事留存。这就像鲁迅先生在《社戏》里面所描写的那样:“我实在再没有吃到那夜似的好豆,也不再看到那夜似的好戏了。”诚然,童年的记忆总是让人时时回顾。

那会儿正住在老宅,这是一栋由条石垒建而成的屋子。从房间的窗户外望出去,便可以看到一棵挺拔的梓树,枝叶清秀。秋风起时,晃动的梓树仿佛也融进了天空中。母亲下班后会买来紫葡萄,洗净以后给我装满一碗。我闲坐窗前,边吃葡萄边将纷飞的想象寄往树巅。剥下的果皮让我顺势扔到窗外了,那里是一方庭院,可当我午休后醒来去看时,发现早已没有了果皮的踪迹——原来是母亲打

扫了,她总是细微地给我的童年一片干净的空间。

我和发小相约去采摘邻居种栽的葡萄,地点正是道路旁边的一层喂养牲畜的矮旧屋舍。这种葡萄果实颇小,但长开的枝蔓却爬满了屋顶,倘若颜色青绿但拿捏已软,那也是成熟可口的果子,那些早已变淡紫的自然可是可食的了。我们蹑手蹑脚地在屋顶采摘,又跳至地面到张网似的架子下面仰头寻找。母亲外出回来看到了我,她并没有喝止我不要上蹿下跳,而是笑着问我们:“你们摘到的葡萄会不会酸?要小心。”母亲短暂地跟我们聊了会儿,说起她小时候也是满溢喜爱蹦跳的天性,便转身走开了。我听得懂话里的担心,随后便收敛了蹦跳的举动。我曾质疑母亲的教育方式,她顶多是提醒我而没有多少批评,但我偏偏就能自觉地有所不为。母亲的教育就像是秋风来了,我这颗葡萄要变成青绿或是淡紫,她都可以接受,但只要我这颗葡萄还是葡萄就好。教育是修剪枝叶而不是改变品种,她能懂我。

在乏味甚而是艰苦的日子里,她只要一个平凡的孩子,她没有施压我要去吃苦懂事而是报以最宽容的期望。后来我明白了,当生活是艰难的,那么童年的轻松便将是一个人为数不多的快乐时光,往后的日子里,当他紧绷神经奔波之余,灵魂也能有闲适的休憩。当时我体会不到生活的艰难,毕竟重担还在母亲身上。

若干年后,我仍怡然地享受着葡萄的甘甜,而回忆一如金秋般灿烂,炫其光彩。



(CFP图)

乡情

那缕炊烟

□沁雅

新日破晓,远处农家的烟窗炊烟袅袅,犹如棉花糖滚滚而出,扑向天空的怀抱。伴随着轻烟,一股烟火味钻入鼻腔。不知为何,我愈发喜欢炊烟,只觉暖心暖肺,十分亲切。

幼时,我还未睡醒,就会在睡梦中嗅到柴火的气息,那味道独一无二。于是,我会兴奋地起床,搬来小凳子,坐在窗边撑着小腿仰望炊烟。乡下人家的房屋,多是烧柴火的,因此都设计了一个烟囱直直地对准天空,用于排气。每当一排排房屋的炊烟升起时,我便知道,勤劳的人们又开始忙碌的一天,炊烟正在吹响美好生活的号角。

小时候,父亲总是在东方欲晓时起床干活,他先把昨日剩好的猪草用簸箕装下,倒进大锅里,再放点大米、糟糠一起搅拌,随后便开始生火,把柴草点燃之后,添一些干柴进去,灶膛里瞬间堆得满满当当。刚开始火还未燃烧起来,有些呛鼻,让人眼泪直流。过了几分钟,烈火焚烧,灶膛里开始噼里啪啦响个不停,时而冒出星星点点的火星,犹如俏皮的孩童,发出悦耳的声音。橙黄火焰冉冉升起,望着这火焰,我沉醉其中,仿佛眼前是一幅跳动的画。待锅中的猪食冒出“咕咕咕”的声响,父亲再次来回搅拌,看着他娴熟的动作,我跃跃欲试也想去帮忙。

不知过了多久,炊烟滚滚地飞奔向远方,但有些甚是不舍,迟迟不肯离去,整间屋子都是它的身影。随着清晨的一抹朝阳袭来,它穿过楼顶直射下来,与漫步在空中的“烟火儿”共舞。四周仙气飘飘,好似电视中神仙的住所。不经意间再看,它们不知跑何处了,整个屋子都空空的,连一丝味道也嗅不到。

傍晚时分,劳作一天的人们纷纷赶在暮色降临前回家做饭。此时的烟窗又升起袅袅炊烟,与绚烂的夕阳相望。此刻的炊烟给人的感觉略有不同,它慢慢地从烟窗里挪出,仿佛充满留恋,希望人们能挽留它一下。

年幼的我站在烟窗旁,拿一个红色塑料小袋子左摇右晃,想把炊烟塞进袋子里,这样晚上就可以陪我一起入眠。等我打开时,发现里面空空如也,它们跟我玩捉迷藏,不知去哪儿了。我常常因为这伤心许久,一股脑坐在地上号啕大哭。母亲见状,安慰我说道:“傻孩子,我们挽留不住炊烟的,很多东西都是这样。我们能做的,只有好好珍惜当下的一切。”从那以后,我再也不独自占有,珍惜与它们相处的时光。

有时同伴找我玩游戏,我拒绝后,独自一人跑上山顶去看远方的炊烟,同伴无法理解,一缕白白的炊烟有何看头?我笑而不答,或许是热爱它那不羁的性格。我想化作一缕无忧无虑、无拘无束的炊烟,可以远游四方,看尽祖国大好河山。父母也疑惑,小小孩童,竟对炊烟这般迷恋,但是他们都尊重我的喜好。

“走吧,我们去看炊烟?”父亲突如其来地邀请打破了我的回想。我惊奇地发现,父亲还记得我这特别的爱好。父女俩走在小径旁,田间小路上,踏着夕阳的身影,慢慢踱步其中。

年过半百的父亲没有昔日轻快的步伐,我让他走在前面,自己紧跟其后。远处的炊烟滚滚而出,丝毫不犹豫,亦如父亲那帅气的面容,一去不复返。

众生

一只鹭鸶布一个缺

□黄森林

鹭鸶和秧田,是家乡田园画卷最经典的意象,“漠漠水田飞白鹭”是这幅诗意图卷中最为动人的风景,它体现着山水田园的美丽和静谧,彰显着自然万物的和谐与闲适。

鹭鸶翩飞,秧苗摇曳,无边的田野便有了几分灵动与活泼,绿的秧,白的鹭,相得益彰,意趣盎然,撩人遐思。因为有了鹭鸶的点缀,整个天地顿时增添了无穷的魅力和生机,让人感受到造化的神奇。

其实,鹭鸶是聪明的主,那漠漠水田是生命的温床,秧苗深处孕育着无数鲜活的生命链,那些鱼虾青蛙可都是鹭鸶赖以生存的食物。栖息飞舞只是形式,觅食饱餐才是目的。

鹭鸶迈着它那修长的腿,不紧不慢地在水田中闲庭信步,有神的双眼敏锐地梭巡水中的动静,一发现鱼虾,它便飞快地伸出长嘴将猎物拿下。苍鹭被人们称为“千年老等”,就是说它为了等候猎物的出现,可以一动不动地等很长时间。其实白鹭亦然,为了享受美食,它也可以纹丝不动地在一个田缺布控很长时间。

每当下雨水涨,或是秧田不

再需要水的时候,乡亲们都会挖开田埂,让水流出。田埂被挖后,形成了一个缺口,家乡人习惯上称之为田缺。田缺放水的时候,鹭鸶便会翩然而至,静静地立在田缺旁边一动不动地布控。因为那些小鱼小虾泥鳅等往往会随着水流不由自主地流经田缺,鹭鸶便会很轻易地将它们捕获,从而大快朵颐大饱口福。鹭鸶在田缺捕鱼时有一个奇特的现象,就是从从来都是一只鹭鸶守候在一个田缺,从来没有两只或者更多只鹭鸶共同守在一个田缺。久而久之,善于观察的家乡人就流传着一句俗语:“一只鹭鸶布一个缺。”

一只鹭鸶布一个缺,一开始想表达的意思就每个人都得像鹭鸶一样,干好自己分内的事情,守住自己的一亩三分地,让自己的庄稼开花结果。

后来随着时间的推移,口口相传,慢慢衍生,意义稍微有些变化,就是不要得陇望蜀,吃在碗里想着锅里。还有一层意思是人的能力有限,不能面面俱到,不是所有的事情都适合你。

生活往往就是最好的老师,小小的鹭鸶,带给人们大大的哲理。

每日佳句

在心里种花,人生才不会荒芜。

四季

秋意葱茏

□王晓燕



(CFP图)

入秋了,早晨的风传来点滴凉意,窗外的鸟声又稠密起来,蝉声渐而稀疏。郁达夫在《故都的秋》中说,江南的秋草木凋得慢,空气来得润,天的颜色显得淡。好像真是这样,梧桐树还绿着,枫叶微微泛黄,地上的花儿草儿依旧精神着。心里踏实了许多。秋是细腻的、缓慢的、安静的,它不像夏天来得那么急躁,也不像春天走得那么仓促。

万物在夏季的热力中蓬勃生长,到了初秋,开始呈现春华秋实的美好。散步时路过一户人家,白墙青瓦的院墙上方,一树石榴映照在瓦蓝的天幕下。没见过那么红的石榴,是浓烈丰满的宝石红,闪着晶莹的光,如醉酒的灯笼。想起五月的石榴花,便也不奇怪了,石榴都红了,因之想到苹果红、葡萄紫、橘子黄,原来秋天是以果实的形式来延续春的五彩缤纷。

小区里有棵枣树,路过时总要多看几眼,就这几日,那串串青枣已坠弯了细枝。有几个小孩围着树打转,眼睛滴溜溜地盯着树顶上泛红的几颗枣子。一个大人递过来一根竹竿,孩子们嚷着“让我来打”,一竿子下去,枣子砸中了额头,也砸出了一阵笑声。他们分了几颗淡绿微黄的枣子给我,捧在手心,有碧玉般的温润,咬一口,清香、脆甜。打枣的意趣属于秋天。

去菜市场,我喜欢选择小摊点,秋季的时令蔬菜一字排开,红生生的山芋,饱鼓鼓的花生,沾着泥土,接着地气。想到此时的菜园子里,瓜叶该枯黄了,老南瓜在藤蔓间入定,喜气且安稳。秋玉米长叶茂盛,芝麻已将籽实结到了秆头,灯盏样的芝麻花里爬着一只蜂虫……这秋天的繁盛难以尽数。母亲新做了一道菜,韭花、脆藕、青葱、肉丝、蛋丝、木耳作馅,用一张圆面皮慷慨卷之,秋的丰富统统包裹其中,咬一口秋意葱茏,心怀开朗。

喜欢在初秋,于一个长着石榴树与枣树、开着美人蕉和牵牛花的院子里,读一本与秋天气质相近的书,听一片落叶飘然坠地,那细微的衰落里,生命的灿烂轰然作响。到了夜晚,秋月朗朗,秋虫唧唧,心若秋水潺湲,季节的鸣唱不曾停息。秋天里难免有一些感伤,但只要心是葱茏的,便不会被悲秋的情绪感染。即便是读杜甫的《秋兴八首》,在诗人孤寂的人生秋境中,依然能看到秋气清明,秋色朗朗。

“四时俱可喜,最好新秋时。”初秋是一段青翠、繁茂、美好的时光。

清茶雅韵

古人“诗意”客套话

请人看稿称“阅示”,请人改稿称“斧正”。初次见面说“久仰”,分别重逢说“久违”。征求意见说“指教”,求人原谅说“海涵”。求人帮忙说“劳驾”,求人方便说“借光”。麻烦别人说“打扰”,向人祝贺说“恭喜”。求人解答用“请问”,请人指点用“赐教”。托人办事用“拜托”,赞人见解用“高见”。看望别人用“拜访”,宾客来家用“光临”。送客出门说“慢走”,与客道别说“再来”。陪伴朋友用“奉陪”,中途先走用“失陪”。等候客人用“恭候”,请人勿送叫“留步”。对方家庭叫“府上”,自己家庭叫“寒舍”。问对方年龄叫“贵庚”,问对方姓叫“贵姓”。问对方职务叫“称谓”,问对方姓名叫“大名”。对方男孩称“公子”,对方女孩称“令媛”。称别人身体为“贵体”,询问别人疾病“贵恙”。询问别人要做什么“贵干”,请对方同意担任职务称“俯就”。称对方的著作“大作”,读别人文章称“拜读”。向别人告别称“告辞”,请求别人做事“敬请”。(古典书城)

(请作者与本报联系,以便奉寄稿酬。)